

章家轶事

骆志成 徐君泽 著



国致公出版社

章家轶事

骆志成 徐君泽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风采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家轶事 / 骆志成 徐君泽著—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1
ISBN 7—80096—419—1

I、章Ⅱ、骆、徐…Ⅲ、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Ⅳ、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5166 号

书 名：章家轶事

作 者：骆志成 徐君泽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北京太平桥大街 4 号）

责 编：智 龚

印 刷：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4.5

字 数：120 千字 印 数：1000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96—419—1 / H.1

定 价：12.00 元

《章家轶事》是怎样产生的

(代前言)

徐君泽

几年前我从原来的职位上退居二线，顿感轻松起来；但是，只过了几天无所事事的自由日子，落寞的情绪就产生了。不到60岁，还有相当长一段人生之路，必须做点什么，便想到了文学创作。我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常常带着文学的眼光去回忆过去。林林总总的往事从记忆深处迤逦走来，形成了一个鲜活生动呼之欲出的故事。但是眼高手低，举起笔，胸中的故事却凝固在笔端，难以流淌到纸上。

想写，又不知怎样下笔，很让人焦心。我向语文教师骆志成讲了自己的困惑和满脑子的故事。他倒爽快，说我来写初稿。讨论的结果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承载我们的体悟、感觉和思想。我老家农村有一绝户，人们把绝户的原因归罪于户主的“不是东西”。以文学的眼光看，反倒“很是个东西”。我认识绝户中的人，熟悉他们的事，于是就定下了《绝户》的标题。

骆志成是文科科班出身，年轻，接受能力强，又有悟性，几个月就拿出了初稿。当然还粗糙得很，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修改。他的教学任务繁重，不可能气闲神定地去精雕细刻，我就承担了修改任务。

用一年多时间，改出了第二稿。我把稿子送给《传奇故事》副主编赵红都，他很热情，看后说，《绝户》其实没绝，那个乱

伦的产物虽然遗弃了，还活在人间。他特别提到那棵古老的皂角树，前前后后出现过几次，有一定象征意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道具。我当即把小说改名为《皂角树下》。

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改出第三稿。看着稿子，心里洋溢着一种无法比拟的惬意和感动。正好张天敏女士请南阳作家殷德杰来邓州看她的《女人桥》定稿，我有幸认识了殷德杰老师。他古道热肠，审阅稿子后提出，人性是复杂的，不是用善恶两个字所能涵容的，应当在揭示人性这方面下下功夫。我怀着稳操胜券的自信，又开始了修改。仅仅用五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四稿，由于故事的延伸和扩展，皂角树的浓荫已经遮不全那些人和事，所以定名为《章家轶事》。

《章家轶事》小说是“改”出来的，骆志成老师的初稿是璞玉浑金，有了那个基础才可能进行雕刻打磨和提炼。修改是一种挖掘，似乎在深层总有更新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等待，一旦有一点进步，那怕很小很小，也像挖出了金疙瘩，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衡量贡献大小，不能单用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劳动为标准，更重要的是才智和学识的付出，是效果，要不怎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呢。所以骆志成有充分的理由排在第一位。写作对于他的语文教学有促进作用，校领导常常让他作观摩示范课，还得过不少地市级优质课和辅导学生的奖励。他年轻，对社会作贡献的路还长，更需要得到鼓励和认可。

在小说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对赵红都、殷德杰、张保俊三位先生及张天敏女士，表示由衷的谢忱。张晓雪女士为本书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里特别给以真诚的答谢。另外还要对彭辉、陈平、赵永谦、高金成、孙青梅、高邓等为这部小说出过力的同志及关注这部小说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1年11月于邓州市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1)
一、道人游乡.....	(2)
二、章炯娶亲.....	(5)
三、烦愁的日子	(13)
四、鬼子蹂躏	(20)
五、野合	(27)
六、分道扬镳	(34)
七、奔赴延安	(43)
八、乱伦	(55)
九、捉奸	(62)
十、报应	(67)
十一、衣锦还乡	(70)
十二、丑事败露	(73)

十三、离婚	(84)
十四、改嫁	(89)
十五、曾氏归西	(92)
十六、风烛残年	(99)
十七、章醒龙的初恋	(104)
十八、在诱惑面前	(115)
十九、爱情梦的破灭	(120)
二十、寻根	(127)

引 子

传说，很久以前，山西省洪洞县从天而降的蝗虫，遮天蔽日，旋风般刮着。蝗虫所到之处，绿色一扫而光。接着，天大旱，汾河断流，庄稼颗粒未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一户章姓人家，男挑女背，带着两个几岁的男孩，趟着大路上厚厚的尘土，一路讨饭，来到南阳盆地，在湍河北岸一棵巨大的皂角树下搭起草庵，用皂角洗去一路风尘，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讨饭、开荒种田，养大了儿子。儿子娶妻生子，繁衍生息，竟兴旺成了皂角村。到了清朝，居然出了一个举人。章举人买下皂角树，独占了树下的风水宝地。

现在，我们再一次来到这棵古老得被人们神化、敬畏、膜拜的皂角树下，怀着庄严肃穆的情感仰望。几个人合抱不住的树干，斑痕累累。仟俩干枯的枝杈，霸道地伸向天穹，似乎向人们展示它历经沧桑的骄傲。树冠小山一样横在空中，威风凛凛；枝叶浓密繁茂，遮天蔽日，显露着它不朽的生命力。无风站在树下也感到有一种潜在的呼啸。锋利的阳光刺穿苍翠厚密的树叶，在荫翳的苔地上形成无数斑驳的光环。内心有几分激动，思绪在体内澎湃。大树似有感知，俯瞰芸芸众生，笑傲人间兴兴衰衰。悠悠往事，跨过记忆的桥，向笔端走来……

一 道人游乡

隆冬。

摇摇欲坠的夕阳被峥嵘的乌云遮挡得索索发抖。寒风吹得原野满目萧条。一个头戴平顶蓝色道士帽，着灰色长棉袍，长髯、鹤发童颜的道士伫立皂角树下昂首凝望。几只乌鸦盘旋着，终于抓住巢穴旁的枝条，扇动几下翅膀，伸长脖子呜咽两声，落稳了。苍茫的空中，秃枝在寒风中挣扎摇曳。从西院跑出三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好奇而胆怯地围观道人。这情景，吸引了从东院出来的章老大。他凑过来，发现道人举止不凡，恭敬地问：师父来自何方？

道人并没收回视线，傲对苍天，漫不经心地回答：武当。

章老大尊敬有加，谨慎地：师父在看什么？

道人小心移步，生怕踩着皂角树凸现在地表蛇盘龙行般的树根，围树看了一周，故作神秘地自语：这树怕上千岁了，难怪仙气升腾。

章老大听得毛骨悚然，毕恭毕敬：师父寒舍指教。

那道人拿姿弄势，未置可否，只管走到皂角树西边宅地，南北看了看，神气活现地说：“老二本分，日子还算殷实。血脉旺哩。

深知本地风俗的道人，自然明了，东为上，西为下。西院三个一抹齐的男孩就在面前，不难作出上边判断。

章老大却一脸惊奇：师父怎知？

道人高深莫测地说：这西宅，站北看南宽，而站南看北也宽。占足了一方地气。

章老大心生疑惑，快步走到那宅地两端仔细看了看，果如所言。师父，师父。章老大已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这东边的宅地呢？

道人原地没动，眯缝双目，捋捋胡子，自信地说：不用看，正好相反。

章老大诚惶诚恐地跑到东边自己的宅地上看了看，无论看哪头，都窄。顿觉忐忑不安，冲道人深深一躬，谦卑地求：全靠师父指点迷津哩。他卑谄足恭，把道人请进东院，好茶好饭款待。

章老大的爷爷章举人是清朝的一个什么官，当然风光过。仅有的一个儿子，没守住家业。最后，把仅存的三十亩地和两进院子分给了他的儿子章老大和章老二。

西院老二，不识字，老实疙瘩，勤快得叫人生怜。披星戴月，深耕易耨，丢钯弄扫帚，从没闲过身子。十五亩地庄稼活做得有板有眼。女儿是老大，已说了婆家。下边还有三个男娃。妻子生性开通活泛，有主见。收成虽然有限，但她很善于调理。缝缝补补，个个有衣穿。野菜树叶搀搀和和，顿顿有饭吃。那年月，农民的日子都苦，相比之下，章老二家的日子还算滋润。

章老大识文断字。三纲五常说得头头是道。三国、水浒、南侠展招北侠欧阳春，能讲很多。聊斋上的鬼怪从他嘴里出来，个个活灵活现。那些云水之事叫他绘声绘色一渲染，能把小伙子听得夜夜做春梦。他是个爱赶热闹的人，习惯于串茶馆，嗜好哈白面儿，绝对不精于农桑。十五亩地近于荒芜。禾生陇亩无东西，草盛豆苗稀。家里一点老古董差不多让他当光了。正在困境，遇这道人，能不卑词重币？

晚饭后，更深入静，章老大净了手，先给菩萨上香磕头，再把道人让到上位，虔心敬意地说：我家的日子，师父全看在眼里，往后咋办，全凭您高见。

道人微闭双目，话如流水：未进贵府，已了如指掌。

章老大唯唯连声：那是，那是。实不相瞒，囊空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犬子学业难继，独根独苗也觉凄清。

道人把身子往椅背上靠得熨贴一些，悠然捋了捋胡子，神神道道的说：每日早起练功，道院的影壁上常隐隐约约显现出一棵大树。大树西侧的宅地紫云缭绕，地气蒸腾。而东院昏苍苍，毫无生机。我知道是祖师爷显灵，命我下山走一遭。

章老大听得灰心：那该咋办？

道人俨然菩萨再现，胸有成竹说：多积功德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看重香火。尽你所能，给祖师爷多带点香火钱。逢年过节，皂角树下必要点燃香表。神在你心里，信则灵，只要感动神灵，马上就有转机。

章老大看到了希望，两眼生光地望着道人：还有几件古董，明日就进城典当，把钱悉数给您带去。

道人满意地点了点头。那道人早注意到曾氏瘦骨嶙峋，半老徐娘，说话投足无不显出懦弱的神情。而章老大高高的个头，瘦得风流。有棱有角的脸上，凸现着英气十足的鹰钩鼻，浓眉大眼，眸子闪闪左顾右盼出一些精明和流气。他灵机一动，往房屋里努努嘴儿：敢问妇人贵庚？

三十又八，九月二十六出生。

你呢？

三十五，九月二十八。

道人摇头晃脑，掐指细算，口中念念有词，而后朗朗说道：噢，一个天秤座，性情温和，男女之事欠积极，被动呐。你呢，双子座，多具才能，能说善辩，擅长交际。但没定性，见异思迁，用情不专，喜变化，多刺激。夫妻虽有差异，但无妨。对其尊重一点，勤于生活调理，还有子嗣。

极是，极是！章老大捣蒜似地直点头。只是，当务之急，如何起步哩？

道人很主见地：日本入侵，土匪横行，政府腐败多税，生意上不行。土生金。只有在田地上下功夫。

可是，章老大有点失望，看看我这身筋骨，哪是干活的料？

道人狡黠地转着眼珠子：公子眉目清秀，透着灵气，虽能学成，但难免功名。配以健壮之女，可顶半壁江山。成亲吧。正北方，十里外，有你家富源。

章老大茅塞顿开，激动地：师父之言金科玉律。来日去武当朝爷，定去登门感谢。请问师父法号。

空空道人，皆知，欢迎积功德，传法力，壮武当之灵气。

第二天，章老大进城当古董。老婆曾氏跑到西院，神秘兮兮地给弟媳学说道人的话。弟媳兴奋得催男人章老二把道人请到家里，又叫男人去抓钱给道人。道人的事不脛而走，一传十，十传百，皂角村空前绝后地充满了仙气。道人离开时，褡裢里鼓鼓囊囊塞满了钱。

二 章炯娶亲

道人走后，章老大郑重其事对老婆说：他的话咱得照办。

老婆顺从地：咱好好敬神嘛。

炯娃儿学不上了，成亲吧。

中啊。

你给他说。

老婆哭丧着脸：他听我哩？

午饭后，儿子背上书包正要去上学，章老大叫住他：道人叫你成亲哩。

儿子急赤白脸叫嚷：不！我非上学不可！

章老大眼一瞪：上屁！肚子都填不饱。

儿子低下头，胆怯地嘟哝：不上算啦。我干活，就是不要老婆。

章老大爱怜地看着细胳膊细腿的儿子，叹息一声说：蚂蚱大的力气，指望你？找个壮壮实实的女人，家里地里活撂给她，不省心？

儿子别着脖子说：可是……

章老大打断儿子的话，说：没有可是。就这啦。我给你们先生说去。

我的作业本，还有大字本。儿子两眼泪汪汪，求救地瞅着妈。

总对男人低眉顺眼的曾氏，心疼儿子，嘴又不敢说，只好陪着儿子落了几滴泪。

儿子用袄袖擦着泪，一步一挪，快快地走出门。曾氏忍不住冲男人唏嘘地说：他还小哩。

小啥？章老大厌恶地瞟一眼女人的两只小脚，哼鼻子瞪眼地：一步三晃，指望你喝西北风！我去找媒人。

说个儿媳是村子正北十二里处裴家寨的裴桂花。她从小死了爹妈，跟着哥嫂过日子。嫂子鼠肚鸡肠不容人。桂花在家和丫头差不多，家里地里干不完的活。从小磨练，身子长得结实，大脚片子，噔噔地走路。

暖洋洋的太阳晒化了满地白霜，一顶花轿在热闹的锣鼓声中停在章老大门外。三眼轿响过后，红毡铺地，伴娘扶着新人下了轿。

天地桌前，十八岁的新娘高高大大壮壮实实，花枝招展，一身不自在地等着。十三四岁的小新郎，扭歪着单薄瘦小的身子不往跟前靠拢。人们硬拉硬逼，总算按着头叫他们拜了天地。

洞房花烛，洋相出尽，笑死人。小夫妻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小新郎放声一哭，人们只好没趣地走开。

章老大不放心，对老婆说：你去瞧瞧，炯娃儿们咋睡？

老婆嗫嚅道：这种事总不能还教？

榆木疙瘩！章老大斥道。有情况了主意在我肚里。

这里农村，堂屋三间房相连，中堂布置讲究，是共用场所。东房屋为上，住长辈。西房屋住晚辈。不装房门。挂上门帘就算遮挡隐私的屏障。

曾氏蹑手轻脚走到西房门口，隔着门帘往洞房窥视。清冷的红烛光惨淡地照着静寂得近于虚假的洞房。闹房人弄破的窗户纸鬼招手似地在凄凄的寒风中摆动。小新郎已钻进靠床里边的被窝里，朝东，连头都蒙了起来。

男女之事虽说无师自通，但起码需要欲望。性荷尔蒙是欲望的动力。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血液中的性荷尔蒙还稀少得激不起任何欲望，不知道老婆有啥用。童年自由欢快的梦被大人们搅得一塌糊涂，一肚子牢骚和委屈，面对一个整整比自己大一套的陌生女子，难免自卑出了憎恨和排斥。

新媳妇在床外侧又叠了个被筒。她坐在床帮上，无精打采，忧心忡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养活女人，天经地义。这是她从许多女人那里不自觉学来的信条，根深蒂固。可是，这样一个不谙事务的小男人，能给自己什么依靠？以后的日子咋过？她孤独无望，感到迷惘。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拉起衣襟擦了擦泪水，这才慢腾腾心不在焉地解着扣子。解完了，又怔怔坐了好久，冷风吹得打个寒战，这才脱掉衣服，钻到外侧的被窝里。头朝西，也把头蒙了起来。被子抖动，依稀听到幽幽的啜泣声。

光惨惨，屋凄清，一对新人睡西东；各有各的伤心事，辗转反侧难入梦。

曾氏托着沉甸甸的心，蹭着两只尖尖小脚，蔫蔫地回到东房屋。章老大直瞪着眼等她回话。

两个被窝两头睡。看你咋整？

章老大眉头一皱：明天，把被子要来一床，看浑小子咋分开？

曾氏低眉顺眼应道：那中。

于是，他们脱衣上床，吹灭了豆油灯。从半截墙上面能看到西房屋照到屋顶上一明一暗的烛光。

叫他们吹灭。章老大用脚蹬蹬老婆。

曾氏随即喊：炯娃儿，吹灯——

不多时，满屋变成了黑暗。

章老大全然没有睡意儿，儿媳那颤颤的酥胸，肥圆的屁股总在眼前晃动。大屁股领男娃儿，他盼望能像西院一样，枝叶繁茂儿孙满堂，人气旺盛。道人说，他还有子嗣。他用膝盖碰碰老婆。没有反响，欲念腾腾地上长，他索性脱掉裤衩，爬到老婆那头。她心烦地挪挪身子，让出个地方，扭给章老大个脊背。

咋？章老大很不满。

叫他们听见，多难看！

贱东西！章老大欲火中烧，发恨地：老是不冷不热，哪像个女人？硬拉过女人，蹬掉她的裤衩，爬了上去。老柴床开始咯吱咯吱反抗。

你轻一点不行？女人压抑地说。他们都没睡着。

怕啥？男人反倒不顾一切，动作更快更狠。他们应该懂得是弄啥哩。要不，啥时候才能抱上孙子？

第二天，章炯早早起了床，踩着一地霜花敞开了二叔家大门。二婶在做早饭。他就进了灶火。

二婶笑眉笑眼戏逗侄儿：有人暖脚，为啥还早早起来挨冻？

章炯噘嘴站着，很不高兴地问：我许大哥哩？

他问的是许富贵，二叔闺女大姐没过门的男人，在县城房家鞋铺当伙计。

走了。二婶只管忙着手中活，不重视的样子。啥事？看你急瞪白眼哩。

我要跟他去当伙计，学做鞋。

哟哟！二婶大呼小叫。怕老婆咋的？

章炯红涨了脸，逞能地：谁怕她？硌意人！

二婶以看麻衣相人的目光，左看右看，把个章炯看得更加窘迫。她想，准是裴桂花惹了小郎倌，他才又怕又羞，早早逃之夭夭。于是，嬉戏地问：她咋哩你啦？

没有。傲气十足地：谁理她？

那你跑啥？

章炯腻烦着：恶心看见她！

二婶笑嘻嘻地打趣：稀罕，谁还会恶心自己老婆？不中！你爹妈指望你顶门立户哩。

屁！章炯撇撇嘴。能轮上我？

可你还小，房家掌柜不会要。

章炯一脸孩子气叫嚷：还小？都成亲了！

说话间，大妞进了厨房，接过话茬说章炯：想去，自己去找你许大哥嘛！

那中。他不管，我就赖他家不走。

章炯急急地回家，妈从灶火出来问他：啥事，急三急四的？

我爹哩？

还没起来。

章炯找到东房屋，见爹还睁着眼躺着，壮壮胆说：爹，我想进城跟许大哥做鞋。

章老大起床穿衣，漫不经心地说：你高小快毕业了，要在过去该乡试秀才哩。

儿子听不出要领，局促地站着，嘟哝：这和我当学徒风马牛不……发现爹拿眼瞪他，没敢把才学来的这句话说完。

你大了，以后这个家要靠你哩。

章炯反感地皱下眉头，执拗地：还是看不出和当学徒有啥关系。

章老大恨恨地：扶不起的井绳！那只是当伙计，而你需要学会当家。当掌柜！

章炯抵触地想，饭都吃不饱，还当屁掌柜！摸摸天冰凉。噘着嘴说：说半天，就是不同意我去嘛！

明白了就死了这条心。

章炯悻悻地走到西房屋，瞥了一眼木呆呆坐着的裴桂花，忍不住呸了一声，把脚踩得重重地走了出去。心不落槽，又进灶火帮妈烧火。

妈娃儿，妈睃视着他，睡得暖和不暖和？

儿子漠然答道：没啥两样。

俩人睡一堆儿，能不暖和？

儿子含混地：我一个人睡。

那叫啥话？妈作出大惊小怪的样子。外人知道了笑话。

儿子恼恨着：管它哩！笑死了又不赔命。我不要老婆，叫她回娘家去！

妈沉下脸：跟你爹说去，真不懂事！

儿子心里堵得难受，没处发泄，拿火剪把灶膛搅得火星乱窜。

妈冷，今黑儿把你们新被子给我一床。

儿子气赧赧，噤噤跑进新房，瞅都没瞅裴桂花，抱起一床被子扔到爹妈的床上。

晚上，曾氏又去偷看新房里的动静。余下的一床被子，中间用裤带捆扎住，小俩口屈膝而眠。她如实向章老大学说。章老大困心衡虑，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算了，明天把被子送过去，冻病了还是咱的罪孽。